

古文辭類纂

冊三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

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閒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適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

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牝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
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
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
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
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
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閒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旣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

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

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閒。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

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

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

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